

一九·一八 研究

总第
七辑



一九·一八历史博物馆 编 七

井晓光 武振凯 张瑞强 主编

吉林文史出版社学术研究文库

“九·一八”研究

(第七辑)

井晓光

武振凯 张瑞强 主编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吉林文史出版社

“九·一八”研究编委会

主 任:王雅轩 井晓光
副主任:武振凯 张瑞强 胡玉海
委 员:王雅轩 胡玉海 刘振操
冯荆育 井晓光 武振凯
张瑞强 关雯心 白 宇
包艳伶 朱 宇
主 编:井晓光 武振凯 张瑞强

(吉)新登字 07 号

丛书名称	吉林文史出版社学术研究文库
本书正题	“九·一八”研究(第7集)
主 编	井晓光 武振凯 张瑞强
责任编辑	杨晓天
封面设计	白 宇
出版发行	吉林文史出版社(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印 装	长春市康华彩印厂
开 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32 开本
字 数	700 千字
印 张	14.25 印张
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 册
书 号	ISBN 7-80626-607-0
定 价	19.00 元

前 言

“九·一八”事变是20世纪30年代初期发生在沈阳的震惊中外的重大事件,它不仅是日本帝国主义以武力征服中国的开始,也是法西斯国家在世界上点燃的第一把侵略战火,它的爆发标志着亚洲战争策源地的形成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序幕的揭开,同时打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相对稳定的世界格局。由此可见,“九·一八”事变虽然发生在沈阳,但它对历史产生的影响在地域方面已远远超出了东北、中国乃至整个亚洲,在时间方面显然已远远超出20世纪30年代、40年代……

“九·一八”事变已经过去75周年,在这75年的时间里,世界、中国、日本都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不管世界怎么变化、岁月如何流逝,历史刻在人们记忆之中的伤痕是不会愈合的。在战争中因抵抗侵略而洒在战场上的鲜血、因受凌辱而在人们心底产生的愤怒、因盲目服从而在人们的记忆里留下的悔恨一旦混合沉淀成伤痕,时间对它就感到无奈。

自“九·一八”事变爆发不久,中外学术界就开始了研究工作,一批如《国难痛史》类的专题性著作、论文、回忆录等开始陆续问世,为今天的研究工作打下了一定基础。但“九·一八”历史是复杂的,由于历史本身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原因,历史背景复杂,即

使每位学者都本着尊重历史的科学态度去努力研究,欲使历史的每个部分、每个重大情节都拨云见日,也是极其困难的。历史学是研究人类发展过程和揭示其发展规律的科学,这就决定史学研究首先是将历史还原,然后再在此基础上总结经验教训。“九·一八”历史研究不仅在总结规律方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即使在还历史本来面貌方面也存在着比其他历史更加严峻的难题。国际上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不惜违背道德良心,千方百计地歪曲历史,否认事实,制造谎言,以掩盖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混淆视听,并且成立专门的组织机构,著书立说,以此达到告诉后代和世界一个被歪曲了的历史的险恶目的。

这一现象本身说明:(1)“九·一八”历史的研究工作不仅仅具有学术意义,还具有很强的政治和现实意义,它已经成为国际关注的热点;(2)“九·一八”历史不仅仅是中国近代史的内容,更是世界现代史中的重要内容,不仅是民族的,也是国际的;(3)“九·一八”历史已经在某些国度和某些领域明显地被歪曲了,那就更有必要加强研究这段历史,告诉世界和历史一个真实的“九·一八”。因此,有关“九·一八”历史遗迹的保存、资料的进一步挖掘和整理、历史规律的总结与宣传更具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作为“九·一八”历史发生地的辽宁人,更感到肩头责任的重大。

“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是以“九·一八”历史为主题而策划、修建的纪念性博物馆,是一座现代化的爱国主义教育和国防教育基地。开展“九·一八”事变史,以及相关的东北抗战史、中国抗战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研究是“九·一八”历史博物馆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该馆获得长足进步和长远发展的坚实基础。为此“九·一八”历史博物馆与省内相关高校和研究单位联合成立了“九·一八”历史研究中心。该中心设在“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特聘省内外也包括海外研究“九·一八”历史的专家学者为中心研究员,配合馆内的业务人员及有志于此的史学爱好者共同深入开展对“九·一八”历史的深入研究。

“九·一八”历史博物馆自1999年9月18日开馆以来,得益于研究中心专家的指导,在“九·一八”历史研究方面作了很多有成效的工作。如成功地组织了两次“九·一八”研究学术研讨会,出版了6辑《“九·一八”研究》论文集,并与新华社解放军分社,香港《文汇报》社共同编辑出版了《勿忘“九·一八”》大型历史画册。本书的出版是本馆接续《“九·一八”研究》出版的第七本论文集,也是一年来馆内工作人员、研究中心以及海内外的专家学者关于“九·一八”历史研究的新成果、新材料、新观点的一个汇总。当然,由于本书成书仓促,容量有限,对许多质量好的论文,或因篇幅过长来不及删改,或因论文注释较多来不及一一核查,或由于主题及观点相近难辨伯仲,只能忍痛割爱,敬请各位作者海涵。

“九·一八”史的研究已引起海内外诸多学者和社会各界的重视,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人发现这项工作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已远远超过对一般事件的研究。研究“九·一八”,不仅对中国抗日战争的起源、第二次反法西斯战争的起源具有特殊意义,而且对未来战争的种种可能引发因素的厘定、怎样制止战争和防患于未然也具有特殊意义。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75周年,借本书出版之机,敬吁海内外学术界同仁继续关心和支持“九·一八”事变的研究工作,如哪位同仁发现了新史料,遇到了新问题,有什么新观点,可直接和“九·一八”历史博物馆联系,以使下一本专著及早面世!

编者

2006年9月18日于沈阳

目 录

前言	1
----	---

“九·一八”事变背景研究

皇姑屯炸车事件真相/邢安臣 邢邑开	1
从历史的发展嬗变看日本国家战略的一贯基本走向/王珍仁	9
试析“九·一八”事变前日本侵略东北的理论准备/赵菊梅	21
铁岭事件是“九·一八”事变的前奏之一/卢 骅	28
论“九·一八”事变前日本通过商租权移民政策的失败/王 钰	37

日伪时期殖民地经济研究

“九·一八”事变对东北经济的破坏与影响/孙玉玲	45
辽宁省图书馆馆藏日本对中国移民侵略问题资料介绍/吴利薇	59
东北沦陷时期农民生存状况分析/张 洁	65
“九·一八”后日本强占东北海关记述/李援朝	74
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大连港的贸易/崔再尚	82
伪满时期日本对中国东北朝鲜移民的政策研究/孟月明	94

中日人民反战斗争研究

长城抗战与“一·二八”淞沪抗战之比较/曾景忠	102
流亡关内东北民众抗日救亡运动简述/张洪军	111
中共东北党组织与抗联后期的抗日斗争/张万杰	120
简述中国共产党对辽宁地区抗日斗争的领导/王添翎	131
日本人民的反战斗争/牡丹 赵亮	135
国统区与抗日敌后战场日人反战运动之比较/石 岩	141
东北抗日联军中的朝鲜共产主义者/王惠宇	150
东北与华北朝鲜抗日志士特点比较/高 洋	158
沈阳麻袋厂工人反抗日本资本家压迫、剥削的罢工斗争 /赵东阜	165
从《申报》的“抗日募捐广告”看民族凝聚力在抗战中的具体体现/田 瑞雪	172

日军侵华暴行实证研究

伪满协和会在东北的罪恶活动/赵 朗	179
日伪当局制造的几次典型大逮捕事件/李学成	190
“安东救国会事件”惨案再探/朱秀兰	206
侵华日军迫害中国劳工罪行/李卓然	211
侵华日军常德细菌战/徐诗迪 王 微	216
日本侵华殖民地教育史的研究状况/齐红深	221
伸向中国的黑掌——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朱 宇 贾 茜	231
“慰安妇”问题综述/沈宗艳	235

罪孽滔天——试论日本的“慰安妇”制度/李萍萍	241
押丁,“执法者”中的贱役——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畸形司法现象的产物/周爱民	247
没齿难忘 75 年前沈阳城一夜沦陷/耿 丽	255

“九·一八”事变历史人物述论

东北爱国民主人士与张学良逼蒋抗日思想的形成/王连捷	260
张学良的“依附”情结与“九·一八”事变/王 深	268
“九·一八”事变后顾维钧抗日外交特点/高 远	277
驰骋沙场一书生——一位义勇军老战士对抗日民族英雄苗可秀的回忆/崔俊国 张云峰	283
祁致中——从淘金工到抗联军长/邵桂花	287
伟大的精神,永久的丰碑/包艳伶	299
本庄繁在“九·一八”事变过程中究竟扮演何种角色/郑 毅	304
“九·一八”事变中的“石本事件”/王康美	316

观点交流

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历史地位/方 衡	321
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尹相新	331
糟蹋、否定东京审判要害是为战犯翻案、为侵略翻案/冯荆育	338
小泉与日本民族主义——对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的剖析/鸿 宾 吴 琪	355
“九·一八”事变与国联/张瑞强	366
大遣返百万日侨日俘 情系再生之地葫芦岛/关雯心 白 宇	372

日侨日俘大遣返综述/王玲菱	380
也谈“九·一八”事变后苏联的“不干涉”政策/康艳华	388
也论“九·一八”事变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历史影响——“局部”与“全面”辨析/朱 丽 张东南	397
不该尘封的历史——记奉天战俘营/孙中美	407
简述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历史背景/高 建	411
压制与抗争——东北沦陷时期文学综述/叶立群	419
“九·一八”事变前后东北无线电建设及作用/陈海燕	431
附录：“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大事记(2005.10—2006.9)	436

附录

133	附录一 九一八事变前中日关系
131	附录二 九一八事变后中日关系
338	附录三 九一八事变后中日关系
332	附录四 九一八事变后中日关系
332	附录五 九一八事变后中日关系
332	附录六 九一八事变后中日关系
332	附录七 九一八事变后中日关系
332	附录八 九一八事变后中日关系
332	附录九 九一八事变后中日关系
332	附录十 九一八事变后中日关系

皇姑屯炸车事件真相

邢安臣 邢邑开

1928年6月4日早晨5点23分,距皇姑屯车站1公里326米、距沈阳老北站1公里285米、距沈阳站2公里291米皇姑屯附近的三洞旱桥处,随着一声巨响,奉系军阀首脑、北京军政府大元帅张作霖专列被炸。被炸断左臂的张作霖血流如注,回到大帅府即断气,而黑龙江省督军吴俊升当即被炸死,此次炸车事件死伤共计73人。这就是世上盛传的“皇姑屯炸车事件”。

一、炸车事件的起因

北洋军阀奉系首领张作霖,系辽宁省海城县驾掌寺村人(今大洼县东风镇)。少年家贫,为了谋生,曾经卖过包子,当过兽医,平时交往一些土匪。沙俄军队侵略东北后,辽西兵匪叠起,张作霖在黑山赵家庙组织团练(亦称“保险队”),初在黑山县中安堡站住脚,出没北镇、台安县一带。民国元年被改编为27师,张作霖就任中将师长。1916年4月,袁世凯任命张作霖为盛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兼奉天巡按使。袁世凯死后,张作霖任奉天督军兼省长。1918年9月,张作霖任东三省巡阅使,掌握东三省大权,成为“东北王”。1926年12月1日,打着“反共讨赤”的旗号,在天津蔡园就任“安国军总司令”。1927年6月18日,张作霖在北京怀仁堂就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组成“安国军政府”,成为北洋军阀政府最后一个统治者。张作霖从奉天的大帅府到天津蔡园,再到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青云直上,不可一世,但是好景不长。1927年“蒋汪合流”组成新军阀。新军阀大举“北伐”,以张作霖为首的旧军阀节节失利。在大势已去的情势下,为了维持实力的张作霖决定退兵固守东北。同时,他极力向英美求援,聘美国斯因哈特做军事顾问,向摩根财团借款,接受英美等帝国主义的“帮助”,修筑大通(大虎山到通辽)铁路并在葫芦岛

筑港等等,但是,他抵制日本侵略,拒绝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的建筑吉敦铁路延长等要求。6月3日晚,日使芳泽谦吉逼张作霖正式签署郭松龄反奉时私订的《日张密约》,张作霖未予接见,日本政府极其不满,因而成为他们制造“皇姑屯炸车事件”的导火线。

“皇姑屯炸车事件”的根本原因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基本国策”。正如《田中奏折》中露骨地说:“如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日本田中义一内阁总理大臣兼外交大臣,亲自主持召开所谓的“东方会议”。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强调武力解决(张作霖)”。对此,田中首相也表示同意,从而确立了以武力解决为正当的基本方针。^①河本大作大佐以幕僚身份出席了会议,他认为:“蒋介石等一开始北伐,奉军一定马上又要使用逃回关外这最后一招了。像螃蟹钻入洞穴一样,一旦钻进洞穴,就很难抓到。”^②因此,提出“张作霖的三十万军队败退时,应在山海关全部解除武装;只有这样才可以让他们进来。……然后再以赤手空拳的张作霖为对手,才能一气呵成地解决正在丧失的,涉及几千件的一切有关我国权益问题。”^③上述方案被会议接受,于是形成“东方会议”的决议《对华政策纲领》,确定了“满蒙积极政策”,即武力独占“满蒙”的总方针。8月15日,在旅顺召开“第二次东方会议”,森恪主持,他说:“除依靠武力外无解决之途。”^④两次东方会议,河本大作大佐供认:“一定要杀死头目,看透了除此以外,没有解决满洲问题的办法。只要干掉了张作霖就行。”^⑤

当时,中国各地都成立反日会,抵制日货,东北人民的反日运动此起彼伏。在这种形势之下,张作霖退回东北,也不愿接受日本的要求。于是日本对张作霖施加压力,警告他:如果不听劝告失败回东北,“日军将解除武装”^⑥。

1928年5月30日,张作霖召集张作相、孙传芳、杨宇霆、张学良举行会议,决定下总退却令。6月1日下午,“邀外交团入府”,在怀仁堂与外交团告别。6月2日,张作霖发表“出关通电”,即“退出京

师”。^⑦黑龙江省督军吴俊升率兵5万来守卫奉天城。同时,奉军每天成千上万的从山海关归来,刚到5月下旬,就已退回东北三四万。

张作霖退出北京之前,日本帝国主义早已策划好对付他的各种方案:日本军部,特别是日本关东军,坚决主张“为伸张日本的在满权益,必须使用武力,并认为与张作霖谈判也无济于事的”^⑧。河本大作大佐说:“奉军如此排日,完全是出自张作霖等人的意图……真正以日本为敌。很清楚,只是想依靠欧美驱逐日本势力,妄图扩张自己的军阀势力,以饱私囊,完全不是基于真正谋求东洋永久和平这一信念。一个张作霖垮台,其他所谓奉系将领必将树倒猢猻散。时至今日,还相信只要依靠一个张作霖,使之主宰满洲,就可以确保治安的想法是错误的。他毕竟不过是军阀之流,眼中既没有国家,也没有群众的福利。”^⑨因此,关东军司令官村岗长太郎中将作出结论:“只要干掉张作霖就行。”^⑩于是确定竹下义晴参谋作密使,前往华北,“详细侦察张作霖的行动,如几月几日乘火车逃往关外呀,只要这些侦察清楚,通知我就行”。^⑪不久,竹下参谋打来密码电报说:张作霖将要逃往关外,返回奉天,以及乘车的预定计划。河本大作得知消息后,做一系列的准备。

二、炸车前周密准备

首先,选择炸车地点。“经过种种研究的结果,认定唯有巨流河铁桥是最好的地点。”为此特派其工兵中队长详细侦察附近情况,发现奉军的警戒十分严密。河本大佐等人认为至少需要准备一个星期左右时间,要想避开奉军严密警戒,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⑫最后,日军选择了一个比较行动自由的地点,即选择南满线与京奉线交叉的皇姑屯附近的三洞旱桥制造炸车事件。因为日本占领的南满铁路在桥上面,张作霖管辖的京奉铁路在桥下面,便于日军自由行动,又有利警戒。

其次,选择采用手段。第一种方法是袭击列车,但是这样必将留下日军袭击的明显证据;第二种方法是用炸药炸列车,这样可以不留痕迹地完成任任务。因此日方选择了第二种方法。“万一这一爆破计

划归于失败,马上还制订了作为第二个步骤的使列车脱轨颠覆的计划。而且不失时机地乘混乱之机,让大刀队闯进去杀他(张作霖)”。^⑬日本帝国主义为实现侵略中国的野心,决定“干掉张作霖”,一举占领“满蒙”,并责成日本关东军执行这一任务。日本军务局局长阿布,通过亚细亚局长有田部署:由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独断实行”,^⑭指使独立守备中队长东宫铁男大尉指挥,由神田、福田两个大尉负责勘定炸车地点,^⑮令其从朝鲜来支援的日军龙山工兵二十联队队长管野率领四五个工兵,用卡车载运 200 多英磅强力的黄色炸药^⑯(一说 150 公斤,一说 200 公斤)。用于炸死张作霖的炸药,是川越守二上尉在旅顺工科学堂讲授火药课时,以实习的名义由关东军兵器部拿出来的。^⑰装置在三洞旱桥北侧的两个花岗岩的桥墩上,每个桥墩上放置约 100 英磅。并有 200 米长的电引信管,拉线的开关安装在桥上面日本警备队的一所小房子里面。^⑱埋伏好后,夜间日本哨兵严格把守,不许任何人通过和接近三洞旱桥。至拂晓,日本哨兵陆续躲进兵营里。

第三,制造假现场。日本帝国主义惯用的伎俩是用“贼喊捉贼”的办法,制造假现场。东宫对川越说:“他们已经完成一切准备,亦即杀死两个中国‘苦力’,其尸体放在现场附近,其中一具尸体上带着密信,另一具尸体带苏俄制的炸弹,以便令人判断爆炸是他们干的。”^⑲“事实真相是:伊藤廉三郎找曾经任吉林军的马营长,马营长找到当时为奉天附属地妓馆区出资匿名公会会员的刘戴明帮忙。刘戴明找来他以前的部下,其中有两个吸吗啡游民吴贵生、张文才和一个姓王的共 3 个人。这 3 个人各得日军给的 50 元,于 6 月 3 日早晨到日附属地内日本人经营的澡堂洗澡和理发,并换上新衣服,3 人被送到伊藤的住地,这时其中王某逃跑。剩下的两个人。伊藤向他们布置任务:投掷炸弹以爆炸列车;并交给他们 3 封假信,第一封假信是南军的炸毁命令;第二封假信是印有当时国发政府任命直隶、山东、河南省的招抚使任命书;第三封是私人的密信。然后伊藤又把这两个游民送到沈阳妓馆交给河本大作大佐,河本大作大佐用汽车把

他两个送到炸车地点。到了那里,东宫铁男上尉下令刺死这两个人,并让死者抱着准备好的炸弹(是奉天三谷清宪兵队分队长在当地旧道具店买的)。其尸体放在三洞旱桥炸车的现场,作为关东军阴谋的装饰品。

在张作霖决定回奉天前几天,奉天宪兵司令齐恩铭曾有密电到平(北京)说:“老道口(南满铁路与京奉铁路的交叉点),日方近日来不许行人通过请防备。”^③而张作霖也“故布疑阵”,先定在6月1日启程,后改为2日,最后在3日回奉。就在张作霖离京的前夕,6月3日下午4点30分,日本驻北京公使芳泽谦吉还在中南海逼张作霖在“密约”上签字。张作霖拒不接见,芳泽在客厅里等候十分焦急。这时,张作霖在办公厅高声大骂:“日本人不够朋友,竟在人危急时候,掐脖子要好处,我张作霖最讨厌这种办法;我是东北人,东北是我的家乡,祖父母的坟墓所在地,我不能出卖东北,以免后代骂我张作霖是卖国贼。我什么也不怕,我这个臭皮囊早就不打算要了!”当时,芳泽在会客厅里听得清清楚楚的,坐立不安,急得直打转转。过了一会,张作霖令日人秘书陈庆云对芳泽说:“今天太忙,不能会见。”^④芳泽匆匆地离去。

三、炸车事件的历史瞬间

1928年6月3日下午6时左右,密电处从北京给奉天留守吴俊升拍密电:“通知他如有要电可拍到京奉沿线专车中”。^⑤6月2日晚上7点左右,五姨太寿夫人的7节专列由首都前门的东站开出。随后,张作霖乘坐由奉天迫击炮厂厂长沙顿(沙顿是英国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炸掉一支胳膊,都叫他“铁胳膊”)的汽车,驾驶的车是在英国定做的黄色大型厚钢板防弹汽车,^⑥出发前采取了周密的保卫措施。与张作霖同行的共4辆车,张作霖坐在第2辆汽车里,汽车在警戒森严的夜色中开往前门火车站。张学良、杨宇霆、孙传芳等带着扫兴神情,与张作霖告别。随行的人员有:靳云鹏、潘复、何丰林、刘哲、莫德惠、于国翰、阎泽溥、杨毓珣、张作霖的六姨太太和三儿子张学曾、日籍顾问田丁野和仪我等人。

当汽车队驶到前门火车站时,温守善率校尉长、卫队长等,登上火车检查安全,一切就绪,才接张作霖上车。专车共有20节,张作霖乘坐的包车在中间,从车头算起第10节,(此车是在八国联军进北京时,慈禧外逃后,由西安返北京坐过的专用花车,车身宽阔,装饰华丽)。包车后边是饭车厢,前边是两节兰钢车,潘复、刘哲、莫德惠、于国翰等在两辆兰钢车中。在专车前面,还有一列压道车。6月3日1时15分,专车从北京站开出,早6时30分到达天津站,国务总理潘复、陆军总长鲍贵卿、财政部长阎庭瑞下车回家,还有靳云鹏、杨毓珣和日籍顾问町野也下车。常阴槐上车。下午4时,专车抵达山海关时,奉军留守吴俊升由奉天专程赶到远迎张作霖。山海关车站只有一两名日本守备队站岗,态势看不出紧张的样子。专车从平安地开出来,大家觉得放心了,都解衣而睡,进入梦乡,而张作霖、吴俊升、刘哲、莫德惠等打起扑克牌来。晚11点,专车到达锦州站,加水检修一些时间。专车行驶到新民,东方发白,天已渐亮,可以看见铁路沿线警戒的日本哨兵,面向外立,作预备姿势,十余步就是一岗,有点紧张气氛。专车抵达皇姑屯车站时,奉天宪兵司令齐恩铭前来迎接,登上车后,4点20分,专车从皇姑屯车站缓缓开出,继续向东行驶,原定开往小西边门外的奉天火车站。

6月4日晨5点23分,当张作霖乘坐的专车钻进京奉铁路和南满铁路交叉的三洞旱桥时,日本关东军东宫铁男大尉按电钮,轰的一声巨响,三洞桥北侧两座花岗岩的桥墩炸开了花,3个桥墩炸坏2座,剩1座。炸坏的桥墩,用水泥修好,至今泾渭分明,这是历史的见证。当时沙石横飞,黑烟滚滚,火光冲天,桥上的钢轨、桥梁被炸得弯弯曲曲,抛上天空,又落到列车行驶的京奉铁路上。张作霖乘坐的花车是桥墩上炸药的坐力,炸毁车厢,只剩下一个底盘。吴俊升被炸得血肉横飞,头顶穿入一个铁钉子,脑浆外溢,当即死亡。张作霖被炸出3丈多远,咽喉、头部等处炸破,左肱骨被炸断,血流如注,倒在血泊中。日籍顾问仪我,满面是血,抱头大叫,校尉处长温守善被埋在碎木下面。周大文炸破手,六姨太太炸掉脚趾头,莫德惠受伤,抬进

医院。英文报纸《时事新报》记者著文披露,除张作霖、吴俊升外,还死 18 人、伤 53 人,死伤共计 73 人。^④

奉天省长刘尚清闻讯赶到。这时宪兵司令齐恩铭找来一辆小汽车(据沈延毅说,这辆汽车,是结婚用的,从此路过,强将新娘赶下车,急忙把张作霖抬上车),由副官王宪武抱着张作霖横卧车中,急驶大帅府。路上大帅不断问:“这事是谁干的?”到大帅府抢救,张作霖已奄奄一息,有气无力地对卢夫人说:“告诉小六子(张学良将军的乳名)快回来吧!”随即断气。张作霖因为与日本抗争,被日军暗下毒手,以身殉职。^⑤

“皇姑屯炸车事件”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分子经过周密策划暗下毒手杀害张作霖,其罪恶目的,正如森岛守人著的《阴谋、暗杀、军刀》中《一个外交官的回忆说》:“本来策划爆炸者的企图,并不只是为了杀害张作霖一个人。主要目的是想趁爆炸列车和张的死亡引起社会紊乱之机,立即出兵。进而挑起大规模的武装冲突,然后使用武力彻底解决满蒙问题。”所以说,“皇姑屯炸车事件”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满蒙”的“最高国策”的产物。^⑥从此揭开了“九·一八”日本侵华战争的序幕。

(作者单位:辽宁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研究室
辽宁大学马列德育研究部)

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第 271—272 页。

②河本大作:《我杀死了张作霖》,《沈阳文史资料》第一辑,节 217 页。

③⑤河本大作:《我杀死了张作霖》,《沈阳文史资料》第 1 辑,第 215—218 页。

④许德珩:《中日关系及其现状》,第 104 页。

⑥《张作霖被炸与东三省近况》,《时事新报》,1928 年 6 月 14 日。

⑦《张作霖出关入炸记》,《国闻周报》,第 5 卷,第 22 期。

⑧《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第 271—272 页。

⑨⑩⑪⑫⑬河本大作:《我杀死了张作霖》,《沈阳文史资料》,第 1 辑,第 217 页,218—